父 母 恩

□李沙铃

笔走龙蛇

世上最深的是什么？是井，不是。是江，不是。是湖，不是。是海，都不是。

是父母之恩。

井、江、湖、海都有底，而父母恩是无底的，是计不来、算不来、称不来、测不来的，任何度量衡的先进仪器，在它面前都是失灵的，无效的，不可使的。

父母给了我们生命。生命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稀缺最无二的瑰宝。难道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吗？金子，不是。银子，不是。车子，不是。票子，不是。房子，都不是。

而生命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，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，不可复得。

父母又给了我们养育。

奶水，是母亲身上的血。一口一口都给了儿女。世上万千营养品，无一样能胜过母乳。母亲后来曾对我说："金水水，银水水，比不上母亲的奶水水。"千真万确。

汗，是父亲身上的油。

常年劳作在田间，或办公室，或实验室，或工厂，或教室，或诊断室，或编辑室，或各种灯火明灭的岗位上。起早贪黑，不避风雨，遇崖攀崖，见山爬山，汗湿衣衫，油流胸背。为的什么，是给儿女留下一片天，让其成长，根深叶茂，展露于天下。

心，是父母贴在儿女身上的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。

幼小时牵挂，成年时挂牵。操心身体，操心事业，操心婚姻，操心子孙。操心，操心，操心……电话、短讯，往来穿梭，络绎不绝。

父母恩，最纯，最真，最净。父母恩，没有价钱，没有条件，没有计较。父母恩，是笑容，是和颜，是暖暖的手。父母恩，是无限的，无边的，无沿的。父母在哪里，恩就在哪里。

父母在哪里，快乐幸福就在哪里。

记着父母恩，家和人亲万事顺安。记着父母恩，花草为你争艳，世界为你加分。

我看了不少孝儿孝女都在说，"有父母在，我不关机""父母年迈，不关机""父母有病，随时应急，不关机""24小时开机，我想着老母""开机如同守在老母身边"……

听后，看后，动情动心，好个知恩当报的当代孝子贤孙。

父母恩，记在心，天堂人间，义厚情深。即使天崩地裂，也难割断，也难撕裂我的父母恩。

棣花古镇

□王国栋

棣花古镇，是梦里一抹湿漉漉的乡愁。

在棣花古镇，一个人静静地走，静静地任思绪翩飞。对于身边匆匆而过的行路人，我不清楚他或她内心是否热闹，是否感受到喧嚣，而我，享受内心的安宁与独行的自在……

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，来棣花古镇，是寻找一个诗意的家园。感觉这个典雅的小镇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自在的清风，处闹市，你不觉得烦扰。我收集着心灵的宁静，让淡淡的喜悦穿透身体每一个毛孔。

在清风街，我记住了那个卖凉粉的大婶，她的眼神写满慈祥，我在她逼仄的小院吃了一碗地道的豌豆凉粉，清滑凉爽。在吃凉粉的瞬间，我发现她家的墙上贴着基督教的信条，一刹那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我过世十多年的父亲也曾信仰基督教。大婶的脸上一直挂着笑，我仅仅吃了一碗凉粉，她还那么热情。我告诉大婶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我的父亲也信仰基督教。大婶说，这是缘分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我走时，大婶一直目送我到她家门口。我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，自从父母离世后，我见到所有慈祥的老人，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。而今天见到的大婶，格外觉得亲切。

阳光洒在五月的清风街，我记住了那个卖凉粉的大婶，那个手艺高超的木雕艺人，那个会泥塑的民间艺人，她与他与这个古老的清风街气息融合。我内心弥漫着一种柔情，也像一只振翅的小鸟，淡淡的忧伤开始隐退，快乐慢慢向上浸开。我用手掌握住了尘世美好的事物，棣花古镇的淳朴之美。

来到贾平凹先生的故居，我看到院落那些姹紫嫣红的月季，它们一个个争奇斗艳。爱美的女士纷纷与之合影，而我则钟情于一方丑石，雕刻着贾平凹先生同名散文的丑石。《丑石》，年少时曾一字一句背诵，今天面对天然丑石上的一行行文字，情不自禁低吟。

在贾平凹影音馆，我屏住呼吸，仔细欣赏展厅一张张图片。这里浓缩了贾平凹先生文学的全部山水，我将敬仰膜拜化成一刻的宁静。这里的一张张图片勾勒出贾平凹先生辉煌的创作业绩，像风光迷离的田园，长满诗意温馨的稼禾。而我只能在芬芳的文字汪洋中，采撷一朵朵小小的浪花。心驰神往，与贾平凹先生的蜡像合影，我收敛了虚荣的臆想，素心如简，想借用贾平凹先生的如椽大笔，启蒙自己纯真的文学理想。我把虔诚写在瞳仁，心里默默地对先生说，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玉乡书生，也钟情于文学，步履蹒跚。有时仿佛迷失于昨夜的一株芦苇，在水一方蜷缩；或者说是一只破壳而出的黄莺，寻觅照在树梢上的一抹文学之光。先生沉默不语，诱导我走向曲径通幽的文学后花园，小径如迷宫，执着总能找到一个个出口。

棣花古镇，如一本好书，宜静读；而贾平凹先生文学纪念馆似秀水，宜默诵……而我在古镇，有一种遇见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心 灵 的 默 契

□周养俊

《创业史》是著名作家柳青留给我们的一座丰碑，它反映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陕西关中平原互助合作运动初期的农村生活，它是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，也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。对我来说，它更具有非凡的意义，它是我心灵的家园，是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，在那些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日子里，伴随我成长的只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柳青先生送给我父亲的《创业史》，书的扉页上有柳青的亲笔签名。当时，柳青任长安县委副书记，我的父亲正好在长安县委工作。

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本使我着迷的长篇小说。捧起这本书我再也没有出去玩，白天吃饭时读，晚上点着煤油灯藏在好久没人住的窑洞里偷着看。那几天，我的世界就是蛤蟆滩，脑子里全是梁生宝、梁三老汉、郭世富、郭士杰、郭振山、徐改霞这些书中的人物。我的变化引起了祖父的注意，他终于从我的异样中找到了原因，在我晚上熟睡的时候，悄悄把《创业史》藏了起来。当时，我不知道柳青被打成了黑作家，《创业史》也成了黑书。

《创业史》被祖父没收了，可是《创业史》的故事和人物已经在我的心里扎了根，特别是柳青精心塑造的梁生宝这个典型人物，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，使我倍感亲切，深受影响。那个时候，梁生宝就是我崇拜的偶像，"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"这句深刻揭示人生意义、告诫世人的经典名言，从此就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这是一份缱绻而绵长的情意。我永远记住了有这样一段经历，有这样一个温馨的故事，它引导我追寻那片飘逝的白云，昭示我大胆走上未曾走过的荆棘之路，因为路的尽头，是挥不去的心灵默契。1978年，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再版了，我一得到消息就立即跑到书店去买。从此，《创业史》再也没离开过我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去长安县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，意外地见到了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，他正好和我父亲同住一病房。这个我曾经崇拜的偶像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没有一点力气了。望着他，我很难把他和小说中的梁生宝联系起来。当我问到柳青时，他眼睛忽然一亮，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给我讲了一些柳青鲜为人知的故事，言谈之中时时流露着对人民作家的敬重和惋惜。他眼眶里含着泪，不住地对在场的人说："柳青，大好人啊！可惜了！太可惜了……"也是在那一刻，我从这位可亲可敬的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善良、骨气和精神，看到了《创业史》中梁生宝的那一缕"魂"。

在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，我当过工人、秘书，做过记者、编辑，任过机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。不管在基层还是机关，无论当群众还是当领导，我一直提醒和要求自己看准路、走好路。也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，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始终如一。虽然至今我还没写出自己满意的著作，但我在全国各种媒体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，获得了柳青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等，并出版各种文学作品集十七部和一部长篇小说，自己也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。

许多年了，我心里一直很清楚，自己仅有的这点精神追求和比较坚强的毅力，应该是从《创业史》里读出来的。如果当年不是有幸读到《创业史》，如果不是《创业史》在我心里扎下那么深的根，如果不是柳青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那段话，使我从中汲取文学创作的营养和做人的道理，我今天这点儿成绩也是难有的。

学娃子回来了

邓传波任莉词
许森林曲

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

□王文光

整整30年了，在祖国南疆一个很小的地方，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，使我在工作闲暇之余常常想起，那就是麻栗坡县猛硐乡那谢自然村，一个离国境线仅1.6公里的地方。

当时按部队命令，我们一连五位有线兵就驻防在这个村旁进行线路维护，开始了艰苦的战区生活。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，因山洪暴发山体滑坡，我们所住的帐篷、波纹钢工室瞬间消失，刹那间所有的装备和生活用品统统归零，过了几天朝不保夕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。关键时候，附近的邓叔一家接纳了我们，腾出楼上的储物间让我们住下，给我们做了顿可口的热饭，从此我们五兄弟就有了家的温暖，我们与邓叔家成了鱼水情深的一家人，直到轮战结束部队回撤时才依依惜别。

30年来，每每想起这段经历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由于肠道感染邓大叔为我熬中药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夜深人静时只要想起就彻夜难眠，我们帮他插秧、收稻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。他们还好吗？何时能再见老房东，成了我近年来的一大心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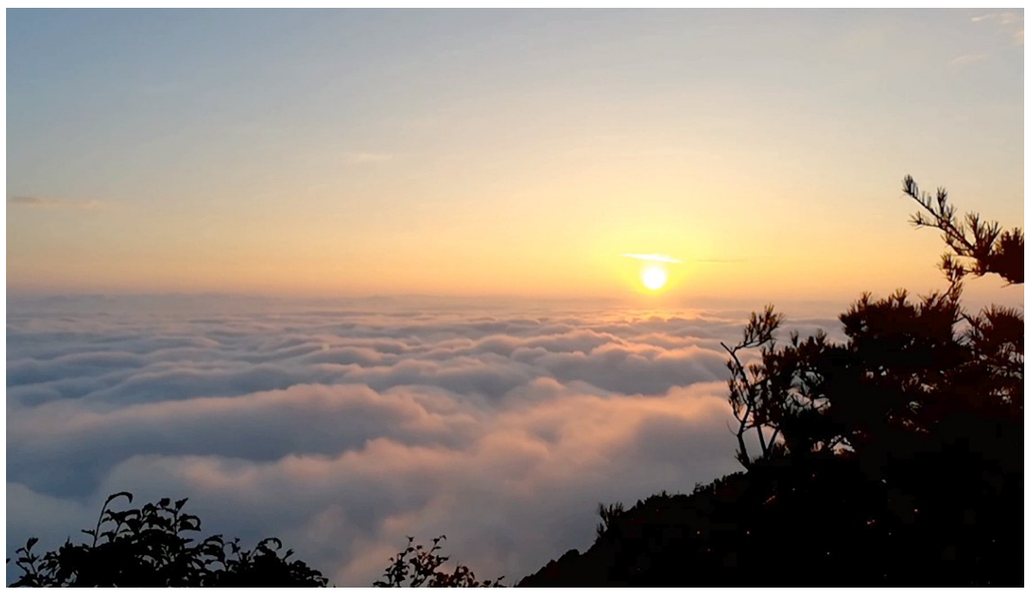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国庆小长假，我们一家三口"老山行"计划终于启动。经多方打听，邓叔老两口已离世多年，可怜的儿子也因上山干活触雷而死。在西甲战友的积极帮助下，终于联系到了房东的大女儿，快60岁的人了，身体尚好，早早在桥头上等我们，虽然交流不是很顺畅，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也可能是缘分吧，我的妻女见了她们也格外亲切，好像早就认识。

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早已倒塌，原址上种了一片芭蕉林，郁郁葱葱。睹物思人，当年邓叔一家人的笑容和生活场景就在眼前，现在我们只能合影留念了。离原址不远的一处小山头上，邓叔就安息在那里，我们一家怀着悲痛的心情为邓叔敬献了鲜花。

随后大姐夫妇陪我们上了主峰，当年的战场已经变成了风景名胜区，仔细辨认，1986年"10·14"拔点战斗时，我随贾营长在主峰住过的猫耳洞还能基本确定位置，当年被越军炮弹炸断电话线的开阔地带已经变成了停车场。那些被炮弹削平的山头已长出新绿，欢乐祥和地弥漫在南疆村寨，参观者只是以游客的身份欣赏美景，没人能体会到当年艰苦的岁月。一旁墙壁上的几首词曲让我心潮起伏。

让我感动的是，邓大姐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，并召集了所有亲戚来欢迎我们。鸡汤上桌，让我想起了一首老歌《我为亲人熬鸡汤》，这就是边疆人民热情、纯朴的真实写照。

当年的小伙，如今已为人夫、为人父，已过"知天命"之年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还想在退休之后与战友相约再回老山。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，也就有这么一段特殊的情怀。



日出云海 陈景延 摄

小偷包容贼

□陈仓

寓言

正午时分，浣熊偷吃鱼塘里的鲜鱼，被猎狗撞见，猎狗怒不可遏，将浣熊逮住，移交看门狗处理，看门狗却一反常态，大讲、特讲包容，强调有容乃大，猎狗说不过看门狗，不想得罪看门狗，也不想与浣熊结仇，权衡利弊，将浣熊放了。此情此景，猫看在眼里，默不作声。将心比心，猎狗做得对，自己置身事外，但看门狗绝对做错了。

后半夜，猫悄悄告诉看门狗，"哥，你闯大祸了！知道不？"看门狗不解地问猫，"难道我有什么过失吗？"猫对看门狗说，"俗话说，乌龟爱王八，小偷包容贼！今天中午，你对浣熊所做的一切，看似大度包容，善良厚道，但是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你无形中暴露了你与浣熊的特殊关系。猎狗经验丰富，机智过人，疑心极重，它尤其懂得态度与行为互为表里，行为、情态和道德品质大体一致，表态近乎站队，偏袒就是袒护！它一定会怀疑你监守自盗，吃里扒外，和浣熊内外勾结，损公肥私！"

猫直言不讳，直击要害，看门狗做贼心虚，方寸大乱，惊慌失措，夹着尾巴逃跑了。

时 间

□陈梦蛟

时间是弥足珍贵的
有人以一万年太久、只争朝夕的状态致力奋斗
有人以人生如梦、转眼就是百年享受人生

时间是公平合理的
它既不因你位重权高而多给你一分
也不因你出身卑微而少给你一秒

时间是匀速前进的
它不会因你财大气粗而放慢前进的脚步
也不因会你身无分文而加快行进的速度

时间是平躺流动的
它不会像水一样时而波涛汹涌、一泻千里
也不会像顽石一般纹丝不动、平静如画

时间是恒定的
它既不像股票市场那样受客观影响而波动
也不像人的情绪那样随个人心情变化而起伏
它静待着我们去碰触，去瞻仰

清泉石上流

□白玉稳

展痕处处

最近这几年，我爱回山里，爱在雨过天晴的日子造访山里的沟沟坎坎，爱在巨石下、溪流边驻足、欣赏，痴痴迷迷而忘返。

我的深山情结这辈子是去不掉了。有人说我没出息，上了二十多年的山，还没上够？我无言以对。说上够了，着实是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上山是生存的需要，你不上山，就意味着你的日子没法过。说是没上够，那是近些年，日子好了，人也老了，就爱回去，就爱上山，就感觉山里的哪儿和哪儿都亲！每次因事回山里，回的时候急急忙忙，走的时候磨磨蹭蹭，就是想多呆会儿。

前几天，山里的亲戚家过事，是两家的事连在一起，我就在老家多呆了几天，就连我们的村长都说，"这是我玉稳哥回来，待得最长时间了！"我笑笑不说话，因为他说的对，我确实事儿多，确实忙，老人去世后，每次都是来去匆匆。

和我家一个院子的根深哥，给老人家过三周年，我是执事，必须从头到尾给帮忙。说是帮忙，也不让我干重活，就是招呼人。夏炜的同学旭日也来了，我的同学滕先生也进山来了，所以在吃完饭后，我就带他们去朝拜我们小东口的神树——大榆树。

大榆树长在小东沟里，要去看它，必须先从我家上面走到下河，进小东沟口，再迤逦而上。小东沟口的北边是火神庙，是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。一条小溪，从火神庙的南边流下来，将庙和村子一分为二。从村子里转过来，沿着小溪，拾级而上，就进入了小东沟。

沟口我大哥家的坎儿下，一股水从石后出来，跳下一个坎儿，落入一个小石潭，水在下落的时候，被一个石头分割，成了几绺儿白练，煞是好看，水落在石潭内，有声有雾。水潭上边的石头很大，我同学滕先生带着女儿，就坐在石头上，让他媳妇给他爷儿俩照相，臭美了好长时间，还不想走。

进沟不远，需要过河，溪流上有列石，还有一根独木横在河上，旭日几个年轻人，就不过列石，就是喜欢在独木上，摇摇晃晃地走过去，滕的女儿也想走，但是胆小，不敢。她让父亲拉她过，结果也没过了。从这里往上，路就陡起来了，石头砌成的小路和山坡之间形成了一个小沟，山坡绿植很好，因为是阴坡，绿深了点，有如墨色。水从上边下来，一条白练在植物和怪石间穿梭，时而被遮盖，时而跳跃出来，就是在各种石头间跳舞，有声有色。

旭日说："白老师，这就是清泉石上流呀！"我呵呵一笑："这会儿没有明月，只有太阳。"实际在山里，四季景色不同，朝暮景色也不同，你不能说谁好谁不好，只能说，谁喜欢哪儿就好。我们山里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和水，无论你进到哪个沟里，清泉石上流的景致，会让你看个够。

由于最近雨多，山里的草木很茂盛，山里的人多数在外打工，真正上山的人很少，所以上山的路，被草木覆盖，行走艰难。我们一边向上攀援，一边还得用棍子处理路边的藤条和草，开出一条路来。小孩子走不动了，我们就在河边的乱石上休息。这里的河转入了地下，一点水都没有。滕的女儿问他爸："怎么不见河水了？"我给孩子说，这就是山里河的特点，特别是小溪，最容易成这样，一会儿地上，一会儿钻入地下，形成暗河。河边的核桃树上，还有没打完的核桃，草丛里也有没捡拾完的落果，滕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儿，跑上跑下捡拾，用石头砸开，好好享受。旭日则站立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摆各种姿势，让他的小兄弟给他拍照。

就这样，我们披荆斩棘，艰难向上。在气喘吁吁的时候，到了大榆树下。汤峪河的大榆树，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，也不知道是栽植的还是天然的，它的树根很粗，三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一圈；它的树冠很大，聚集在树下，天晴晒不到太阳，下雨淋不湿衣服。过去村子里在山上干活、开会的时候，小东口所有的人都可以或站或坐在树下，很舒服。我们村子里乃至汤峪河的人，都视大榆树为神树，每逢初一、十五都有人来烧香，也有人来还愿。

大榆树在高台山，俯视着进出小东沟的人，人们知道它的灵性，在做事说话时，都严格自律，所以小东沟口，村子虽小，出的人才却不少。我从高台上下到河谷，从下向上仰视它，它显得愈发高大。我之所以下到河谷里，就是因为河谷里的石头和水。河里的石头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离水近的石头上布满青苔，让人舍不得去踩踏和攀援，几个巨石随意坐落在那，就成了精致的写意山水画水从高处流下，在石头上停留，再下来，落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在石头上流淌，再跳跃而下，溅起水花，最后落入小石潭中……我用手机不停拍摄，想拍出王维诗句里"清泉石上流"的意境，可是我的水平不行，根本就到不了大贤的境界。但是，我们就是凡夫俗子，我们也能将清泉流在石上的画面映在脑海中，刻画成像。回到县里几天了，当我静下来时，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小东沟，想起大榆树，想起清泉石上流……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